



海防纂要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朝鮮復國日本封貢議



御史彭

奏稱倭奴緊急患在剝膚正壯士撫膺之

秋臣子旰食之日據報四百餘船卽以最小者槩之

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勁悍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

料必置朝鮮於度外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

然不遽寇中國而先寇朝鮮者懼躡其後也且以十

萬之衆勢如太山朝鮮國小坐見臣服然後橫行

中國何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爲後援以諸島爲巢

穴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永平再轉而東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徑達兩淮併力入犯難與爲敵矣

疏鈔

經略宋應昌云自受命以來百凡料理兵難遙制薊遼保定以至山東不下數千餘里彼此報警卒難驅策此形勢之不便也總督轄撫巡撫轄司道司道將領以及百執事血脉流通今也驟加經略宛若贅疣此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薊遼爲盛使經略分之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禦虜則無以禦倭此柄權之不便也使經略別乞錢糧選募將士安能一

時雲集卽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慣戰強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

又云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卽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膽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糧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拽線其搬取磚石壘砌餘兵併力爲之儻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

海防纂要 卷之四
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
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
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

遼爲薊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聲勢自聯倭犯遼則
保薊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此遼
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薊遼一帶人習虜而不
習倭知備邊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
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奪朝
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
虜聚衆而謀捉馬而起謀者卽走報而倭且潛伏海

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聯亘墩堡星羅
依山設險以爲備而沿海茫茫無際防守拙於屯戍
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
不嚴爲分布儻卒然倭至將何禦之

爲夷方告急防禦當周敬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
擇并祈加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
梁云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
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
詳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
不巨則衝敵爲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

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焉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船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爲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闕近查濱海鹽船漁船得百余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

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廠打造八槳五槳八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旣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豔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槓杙非但彼兵瞑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岍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巢

海防纂要 卷之四
四
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爲設伏或爲掩擊
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擣其虛如浙之焦山如
遼之望海窩乃爲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
沙洲於港寨皆藏風避潮之澳儻依礁石則碎矣船
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彼
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
船身之外以竹木爲架以布帛爲障使有藏身之處
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
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之
乃若虎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輕用何

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
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
面置器務要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戰
所急在臨岍而沿海之岍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岍
卽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泊之處
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爲要
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
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跣足
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蒺藜木椿等項器
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制

海防集要 卷之四
五
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椿蘆葦礮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岍而後爲功也倭一登岍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爲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爲臨時收保之資戰鬪之地仍行各設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儻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

於岍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

海防要略 卷之四
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艘如沙船唬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唬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藏身而布幃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鳥銃長鎗飛鏢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

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似若長技要在預備備禦旣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岍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其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

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
砲伏有鐵蒺藜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
木椿彼方鼓柁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來
我則靜飽以待彼方驀地而來我則相機以待彼方
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殲其
渠魁藉令登岬彼卽善捨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
五十里尚無所掠尚難得食此時猶圍圍之魚綏綏
之狐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
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
鎮大村人烟輻輳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而

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
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協禦其附近城
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卽善攻
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
旣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
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
截殺夜喜淫飲多醉卧吾則可夜擊所謂陸戰當如
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
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
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

海防纂要 卷之四
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沙唬
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
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
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
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木兵已一萬七千有奇
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
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預爲計也
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
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
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

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步
橫挑溝塹卽以塹土築爲牆垣塹濶四丈牆濶二丈
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之險
深與湯池無異牆之巖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
增堞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
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必然之畫俟來春試
之而後可爲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爲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譯審得投降衆倭說稱關
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朝鮮
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得已退

海防集要 卷之四
歸一面先遣李如栢等選帶精兵一萬五千掩襲又據叅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今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乞哀遣使歸國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續報沈惟敬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弘謨單騎與倭講話胡澤等恐留周弘謨遂令二使送倭看得降倭供報關白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哀歸國非出

本心迺爲脫身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苦無船隻而糧米又盡機會可乘必須大加挫衄方見忠猷儻使逸去乃一入犯中國復捨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也誠恐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逗遛觀望致悞事機擬合再行申飭牌仰提督該司本官卽行三協并劉綎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將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必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乏糧窘迫之時機會有可乘統率軍士各奮謀勇窺賊半渡洛東江出奇乘而擊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火速整擗水

海防纂要 卷之四
兵飛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爲完美不然既不留還王子倭將又不遣還二使儻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務要遵照今牌所開二策一意進兵剿滅勿得拘泥未定之說聽信諸將偏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用心勇往振刷者卽拏赴本部發到旗牌前以軍法從事本部受有 王命調將不行雖不効人將欲自効各將慎之後悔毋及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

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脉故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西南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熟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竝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

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卽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鬪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

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賺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等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某雖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墮情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迺言官反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給

二十兩比寧夏反爲不如經略題敘又不肯覆今乃
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
完鳥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踈虞將何以處職與提
督雖百般催儻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
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儻歸之碧蹄之戰
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
倭真恐懼漸次逸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要萬全
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履無人之境
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圖說並進退
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惡行

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
卽返必須尊臺主張卽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
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給賞須給全數庶 皇恩播而
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事關重大
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真的非敢誑者乞賜密訪
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爲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疏惟是朝鮮
旣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還各鎮責令國
王自行居守斯爲兩便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斃於
鋒鏑幼稚委於饑餒壯丁陷于擄掠勢甚不支而朝

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尚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尚稍偏東角全羅稍偏西角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來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爲晚而又病蓄艾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爲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等多方商確查得前准兵民踏勘地形協力修築應斬塹者斬塹應挑濠者

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海口應設烽堠者比照內地舉建烽堠海船應派輪出洋哨探者不時哨探修復釜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軍兵把守若鳥嶺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矣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劄委劉綎調度然權旣不隆事難畫一有如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妬嫌阻撓牽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椎魯師貞之義必藉丈人而朝鮮爲遼左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

海國集卷之四
該鎮似宜爲之經理者至于留兵糧餉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卽行據如松詳議得吳惟忠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在于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事例舉行每月仍當各外加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其餘或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該臣詳議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矧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共心而使之効力也禮部咨題覆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全

慶要害兵微不能分布今從長酌議應留官兵一萬六千名其餘大兵俱已次第撤回各鎮以防內地其留守官兵見今督責前往俱聽劉綎派撥把守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全羅之南原雲峰光陽求禮諸路蓋二路守則門戶嚴倭雖狂狡難以突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略以留兵不能久戍援兵終難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爲整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麗人以多爲善卽使陪臣統赴劉綎營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衣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

擊刺之法與南兵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查得全羅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宋大斌督率匠役會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令趁此新穀旣登之時上緊搬運糧餉以便留兵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強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雖弱若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旁無所掠其計自誦今全慶之間俱山圍石合水遶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卽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糧銀一

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廩銀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草料乾銀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令朝鮮出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諭禮曹陪臣尹根壽啓王計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小邦殘破委不能備爲自倭標掠以致困疲原非推諉况該國風俗止用粟布並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幾及臣欲其開礦取利據稱炒造費力所獲無多又難指未獲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爲彼亦以爲

海防集要 卷之四
我况存屬國卽以護 天朝守外藩亦以安內地非
若芸人之田與救鄉隣有關者比也則今日善後諸
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潦草了事者再照幹固枝強
表正影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不
過爲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直
破朝鮮竊惟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抗
衡何昔強今弱一至于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人
咎由已作在國主與陪臣比酒酒耽詩沉精聲妓付
理亂于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顛沛之時全
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墜革

故昇新諄諄勸諭彼尚將近日政事盡付羣小主持
徵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尚多缺乏虛修窮迫
之辭時作乞哀之狀溺豫宴安猶昨也臣亦付之無
可奈何而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弘治正德年間釜
山鎮已爲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爲倭戶志書見在
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
兵爲彼恢復倭離釜山盡去西生浦而回歸本國者
亦多若朝鮮再不乘此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
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瑋者青年英發該國
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

海防集要 卷之四 十七
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選
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畏懼不
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
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爲朝鮮久遠善後之
一助也

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等等率衆直破朝
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
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
國若尚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
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

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
睥睨內地耳况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
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
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無事失朝鮮
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
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
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
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若
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
常不可言也宣上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

海國集要 卷之四
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于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幸賴皇上慮震隣剝膚之患廓天覆地載之恩援師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已驅之海外矣嘗謂釜山等

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全羅慶尚猶我中國之九邊也皇上試以九邊之虜視焉其大者若順義之據豐灘卞酋之據河套阿酋之據松山火酋之據莽刺青酋之據開平長昂之據三衛皆離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於是臣等職業非爲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爲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爲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

戶科給事中陳世恩奏倭奴之爲我 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服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焉誠慎之矣邇者思逞侵犯朝鮮聲言內犯我 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略率師討之侍郎宋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 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起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議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自解然求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盤踞搶擄之衆接跡于朝鮮是應

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謙往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略征旆已還凱歌無聞儻議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儻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敝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載餘其時不爲不乂矣調發軍士其戰不爲無兵矣轉輸多方未聞乏匱不爲無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敗衄而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殺傷數多不卽奏 聞而不責

其隱其任之者不爲不專矣顧在 朝廷無中制掣
肘之慮在應昌有畏悞欺罔之辜在 朝廷直謗書
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
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疎
且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偃然無忌
以受賞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復姑息因循不亟
處分抑何以爲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宜勒令回籍
仍將傷過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倭患潰
決有日仍行論罪則此經略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
于總督顧養謙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

略調兵轉餉其於勢爲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
久其于地利人情習之又爲甚熟懲債轅而易轍信
可以肩茲鉅任矣第徇封貢之故套者可以苟且塞
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前
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勅諭當此春汛方殷之始力爲攻戰備禦
之圖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邪說倭或來也務嚴
拒于境上使一卒不入其內地卽或倭入也務盡殲
于境內使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督大臣所當議
申飭者也如其不然經略曰封總督亦曰封經略曰

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略既悞之于初總督將悞于再
年復一年人復一人臣恐披堅執銳者皆 朝廷之
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之膏脂
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將吏忽守禦之
防豪傑墮嚮用之志一旦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
誠難逆覩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
兵部尚書石星奏據科臣王德完田大益臺臣黃紀
賢許聞造等寺臣萬自約禮臣洪啓睿各疏總之爲
封貢不可爲 國家計遠以忠于 陛下耳顧貢雖

不許猶于封事未能釋然無疑卽剖臣心不能自白
臣伏思之封虛號也許許封虛事也勒之進退而後封
則朝鮮因以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實利也諸臣豈固
不欲成此以釋 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
參差故有疑倭海外蓄叵測之情而釜山無必退之
勢者有疑表文之真僞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
有疑催促可異和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
此議論紛紛誠何足恠臣則以爲料敵宜審當機貴
斷貢市嚴絕則窺竊無由禁約嚴明則勾引可杜在
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術端不外

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以待督撫奏報倭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實若倭盡退而一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儻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卽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剿如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爲所制而表文之真僞使人之口情卽此可斷亦何損于天朝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

故臣以爲是舉也固朝鮮旦夕存亡之秋亦我內地旦夕安危之會諸臣不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參亦頗懷疑及查經略宋應昌原報到倭曾行長移書大略表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問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特不說其實耳其和親之說尤爲關係無則不過傳訛之誤有則豈曰辱國之誅先該經略侍郎宋應昌審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隨報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辯答之書其意與會合而所以促表文之說亦具

在其中臣之所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并將劉
綖兵撤回遼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朝鮮之
騷擾 諭令朝鮮恪遵 勅旨于大兵處所列兵阨
險待釜山倭退盡而據守亟圖自固其寬奠一帶改
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干厚加月餉戶部辦給不
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剿無論倭之退與不退封之成
與不成常川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等處
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隘
等項上緊修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倭奴入否不得
視封事之成否爲緩急但有守備不設者請如法以

後仍責各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地方綜核司道殿
最將領悉以此爲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有備則年
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西
等鎮俱各預備客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
爲虛事以完目前以防爲實際以圖遠慮庶幾有備
無患可保萬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至死靡移者此
耳語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惟 皇上斷在不疑臣
必不敢誤國恭候 命下遵照施行

福建巡按劉芳譽奏臣奉 命巡按福建遵限于萬
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入境受事至本年三月初

三日據偵探倭情商人許豫回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者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避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各處新造船千餘隻大者長九丈闊三丈中者長七丈濶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根大者八十根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不成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門關各稱有

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大溪點齊莫知向何處又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奸巧機謀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長岐買賣禁鉛白絲扣綿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關白透探大明虛實消息仍嚴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奸奪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侵高麗實置之于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元龍與豫對答語氣各酋長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于寫答之間亦微有囁誘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

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在
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恩籌策令
其回歸等情到職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
張一學張一治將列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間
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販魚醉卧樹
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入畋獵遇
吉冲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
木下人又言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
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長討奪二十餘州信長恐吉造
反加獎田地鎮守文界有叅謀阿奇支得罪信長刺

殺信長吉統兵乘勝捲殺叅謀占關白之位信長弟
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兵有三師名石淺
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
糧船乾米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冤一豐獲州
酋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
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抽
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尚國有大船裝載倭三
百近回者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
慣泊之地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回集交趾船三隻
東浦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

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礦硝烏銃爲害硫黃日本
產出硝磺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大明所出
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
其旂鎗弓箭腰刀烏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
附在山城州蓋築四座名聚樂快淀俱在大界等處
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濶二十
餘丈內蓋大厦樓閣有九層高危瓦板黃金粧下隔
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淫戀又嘗東西
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卽
特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

癸巳十一月吉在名獲屋回聞家中女婢通奸將男
女四人生燒于大界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
凡盜竊不論贓私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州水陸平
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君
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政二十年改爲文祿元
年自號爲大閣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
郎字元吉年幾三十知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
良家子弟風殄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二
十餘人被掠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大明
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會同福建巡撫許孚

遠看得平秀吉此曾起于廝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于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

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佩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女子克塞卧内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有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舉大衆之舉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

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賊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崇奸怙亂乖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比俺答之孫那吉來投于吾吾執以爲質而彼卑詞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此之議通貢市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遇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與師聲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金山尚未離朝鮮境土而誤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講貢若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則進

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沿海金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

初屠戮吾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

吉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

勅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賊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乂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爲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于征剿頃者倭酋倡亂

惟平秀吉一人諸酋長皆向降而心異中間未必無
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兄弟股肱
心膂之人儻得非常竒士密往圖之立談之頃神秘
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已
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頻年屢奉 明旨
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
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渡鴨淥江而上一由山東海
面乘風疾趨設有踈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
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合式增募二
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

水陸兵防更于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
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
云莫急于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備
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于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
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
征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
精兵二十萬餘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
搗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
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
服也故曰莫重于征剿或者謂其興師遠涉爲費不

貨當國計詘乏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兵餉歲
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
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倭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
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
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
矣臣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于五
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元世祖雖雄其實
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
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真顛倒沉溺雖百
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
知風汛乘而往之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
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至于廣東
香山澳佛郎機番夷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
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命跟付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
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矣

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徐桓奏太僕少卿張文
熙以調四省兵往日本搗巢爲請臣見其策甚奇而
難行不得不爲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備倭之術不

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巨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卽昏黑舟遇沙灘率皆覆沒雖以元世祖之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孛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生還者纔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成祖時已卯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舟師以千萬計夫大衢切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正法所謂批

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巢蓋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任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搏猛虎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

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
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虞
乎此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讟
矣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
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驟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
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
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
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
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
者既冒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

險邀功不爲胡元棄師之續卽蹈大衢覆卒之轍矣
文熙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
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竒以躡其後
何爲先聲今西賊殄滅 神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
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 諭倭將彼必讐服
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如期則可貢
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儻倭畏威而修貢如常
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
敬畏况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
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員蔣

洲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
州本非心服而豐後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數國皆生
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購之
得一二謀略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
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擊臣知倭性最
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苦吾乘其敝而擊之
則易爲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金線
島息倭患二百年今宜 勅經略整頓舟師於鴨綠
江以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岍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
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

伏奇臣聞倭善用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
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
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而走敵過伏起三面夾
擊卽有王江涇之捷今宜 勅經略相遼形勢於金
復蓋義墩堡中有埋伏處伏奇佯誘伏起來擊寇衆
必亂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如蒙 勅下該部查議
搗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
妨停止可行者亟爲採用如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
澄蠢爾倭奴將草薶而禽獮之不難矣萬全勝算似
無過此 已上俱續文獻通考

海防纂要卷之四

海防纂要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禦倭方略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
兵因地形今江南之變千村萬落皆爲戰場而郡縣
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當賊宜急築城堡於諸
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
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
人自爲戰守昔 皇祖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
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需言

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啐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肩睫間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嗣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稱調兵不知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宜訓練士兵漸罷容兵若士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墾給偶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

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四曰收奸豪言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海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誰爲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畢集者又誰爲之皆奸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治亂之機也

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曰絕亂源言宜禁放洋巨艦窩藏巨家及下海奸民二曰防海口言

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温台
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
驚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
掩蘇松嘉興三日責守令言宜責江南守令當以訓
練士兵保全境土爲殿最四曰議調發言近日徵調
各處民兵無慮數萬而虜功不奏坐不善用兵之十
弊五曰作勇敢言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庄
悍夫皆勇悍可用宜獎諭收錄令併力戰守疏入詔
部議行之

兵科給事中楊允繩疏陳禦倭之策言海寇爲患已

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者在
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
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
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浸率爲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
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
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
爲請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豈知雖括天下之
財供江南之役籍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蛾赴
火以雪實井竟有何益臣愚以爲在先擇將而至于

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于民卽今予遺待蓋之民豈堪培植剋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光祿寺卿章煥疏陳禦倭之策條上八事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如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闖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目不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

三曰相掠劫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獾得難訓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爲準調到土狼之兵爲輔則調可用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道路驛騷必程其技力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犯法而逃者拏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客兵不練鄉兵旣用鄉兵又散客兵及鄉兵難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

海防集要 卷之三
廛嬉遊里巷遂令山東推鈍變爲統袴狼苗鄙野咸習歌舞必營居行列早爲區處則兵可屯七日行兵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埃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間諜則可正可竒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養兵之制未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爨今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具城中必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弔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可養又言倭賊遠來多苦於饑海濱積藏賊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坐

困之道也部覆疏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行之已上

俱嘉隆見聞紀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經奏海寇犯浙東以防禦漸密乃守寶山窺蘇湖等郡竊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萬一點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爲害非淺歎也臣請添總兵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之兩朝憲章錄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任船雙嶼港出貨

若東洛赭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
舊浯嶼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
莊也自浙迤北則極於蓼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
則灣于南澳而屬于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
得其槩也

籌海圖編

李承勛勘處倭情疏云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
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
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艤艦
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
欲則燔炳城郭抄掠居民徃徃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
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
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
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
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
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
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
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
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
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而去該部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 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圯壞者卽與兵器官軍缺乏者卽與換給撥補墩堡圯壞者卽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卽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卽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測之虞可以壯 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國名載

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奏請 勅下勲戚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 請定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

海防集要卷之五
七
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
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
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
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避海岬乞食被獲卽已逐日關
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切料此
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
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
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
儻有一二相同卽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
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 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

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
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蓋夷情譎
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
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於瞭報俱各作急
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
竟脫天誅况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
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况有侵狂漂掠之虜尤
乞通 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搦官兵修理戰艦
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 國威以伸
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

震聳萬方矣

疏鈔

倭與虜有同有異何謂異虜聚攻倭散攻則情異虜入障如景不可搏倭航海如鬼不可偵則形異虜可戰可守可和倭可戰可守獨不可和則法異何謂同國初水寨修舉往倭掠畿甸淮揚復轉而閩率先台明如蹈空然分艚張帆激浦桃渚無所不擬傳臨觀至薄會城恐毛人踰堞矣當守險同舟山設縣置衛中爲塙者我督亢也微阮中丞不幾爲倭巢乎如是者不一當議屯同在昔兵最無制方應募于江北旋驟徵于浙東而挫之滅倭涇者永保之戍挫之乍浦

者容美之軍且暮有傲北卒固不能翼而吻海諸衛又不足恃當足兵同海上之舉空浙中儲猶借資牢盆之小票後稍議減遂有甬東九營之譟今內地如掃當庀饟同夫張皇非也儻彼不得志屬國驟發于南守與戰互權險與屯互設兵與饟互覈虜固宜爾倭亦當然執事所爲同其在是與又疇昔之難醞於王徐其人故它省亡命具長竿料角汎鯨波而與倭購倭有唐街猶虜有板升也 詔惠顧我浙新條闡出之禁與舊例竝申 風告丁寧遊奕嚴密固萬萬無虞第恐久而忘備耳醫之眎疾不以覺痛日爲病

原今民無益產而 藩有益祿河無定徙而捲掃有
定役軍無更番而輓有更勞中禴之表未去檢括之
征未捐有豪喜亂乘之字蛾號米惡知不甚于上東
門嘯耶誠一切與民休息無事不令其外次有事可
藉其力以禦侮則所爲元氣之治也吾又置倭而虞
內地嗚呼天下之可畏豈獨在夷狄哉

虜鍾乾坤之殺氣從古以來爲中國患三代聖王亦
未聞有滅之者若倭處海表卑下地爲天地死氣與
我隔大海蜃市之所迷冥封姨之所攝束萬萬不能
與我爭中國中國亦萬萬不可與之通好第杜其來

之鉢而堵其入之途未來時申嚴海禁勿使幸民王
直之類爲之鄉導可也將來時多備戰艦令千料等
巨舸兩翼衝之中流擊之勿使登陸可也旣來時各
兵策應而起用百子九珠之銃九龍神毬之械床子
連城之弩環而殲之勿使噍類得返可也 高皇帝
刻意勦虜而絕倭之說錄於 祖訓其指固亦微矣

蘇松武試策

年來滄海無波豈謂今春賊鋒狂逞瀕海黃耆未嘗
習覩視戍戍之變且數倍焉猶藉台庇如天機宜閔
鬯地方安堵民社不驚環海稍爲有備廣賊未至乘

虛結局有期而旬餘似可息肩矣官兵抵敵間或收
効桑榆而寨遊亦往往有失若海壇若小埕若浯嶼
若湄州均之損失船兵者也海壇之被搶者一而浯
嶼之被搶者二債事之愆誰能諱之然明言搶失使
人猶可端倪若小埕則搶船而以獲功報矣臺山之
擒賊也而船報衝沉不見于塘報而見于該州之申
文至于湄州捕盜之失船該遊未嘗聞也比本道有
聞行牌海防官嚴究而後該遊報焉則何見事之遲
也惟其報之遲而衝沉之情節未敢遽信為真矣大
海汪洋風颶時作以數載之船泊沒風濤衝礁滾溺

不敢盡謂其無然海洋萬里誰為證據萬一為賊搶
駕欺掩賭聞是明言搶失者以愚敗而藉口衝沉者
以巧全人何憚而不為之也損失欺誣之罪罪在武
臣而扶同附會之罪罪在文臣職以勝負之不可必
者聽之人而以功罪之不可欺者信之已搜求綜覈
不遺餘力代庖之人過于膠柱掩口而笑側目而視
者比比皆然矣用人之際論事貴公持心貴平不敢
過刻以墮眾心亦不敢過縱以墮紀律戰亡者捐軀
赴難而不蒙顯錄此鬼神之所泣也被擄者脫網投
生而妄報希功則造物之所忌也介冑之士心性未

融動多率意功本微也而輒爲矜詡事本失也而巧
欲閉藏此有能而彼生嫉妬彼有失而此爲播揚功
成則曰受其指麾戰敗則曰違其節制連江之漁船
被劫哨兵堅坐不救福興之失事踵繼寨遊寂若罔
聞功無足錄罪不勝求若非漳泉之兵徃徃收捷則
八閩歲費金錢三十萬餉兵皆置之無用將士亦何
顏以見臺下也

蘭江集

防海七事

一曰固根本四
海口未聞設備陳兵連船結寨以扼江海之衝豈以

鯨子門一帶爲浙區之奧裏耶嘉靖三十二年賊由
鯨子門突入搶掠錢塘江范村等處三十四年賊由
塘棲犯北關杭城震動夫省會重地兩浙根本之區
而百萬生齒聚焉八營兵士汛守寧台攻瑕擣虛師
行不能內顧萬一上游失守而賊兵乘間我民嚮導
駕浪乘風大海長江呼吸可薄寧不爲都城蒿目哉
敵樓修葺足爲犄角多藏矢石以便邀擊亦重地所
恃爲喉吭者惟是所費不貲該府遂難議覆或擇其
所最要者量爲修復因其所未墜者亟爲整頓庶不
廢前人設埤建堡之遺意亦可爲江城倉卒捍蔽之

資矣至于戰守之卒水陸向有定額出汛亦有成規
時詘力窮未敢另圖添設姑俟再議

二曰禁漁船防倭者無不議禁漁船而不知漁船之
不能盡禁也漁有船稅魚稅鹽稅旗稅官取給于漁
漁能不取償于海乎海者漁之田也非漁而沙民無
以聊生矣然漁不禁則船益多而召倭起釁不可勝
詰惟卽平時所禁諭者再一申明之曰遠洋當戢也
戢遠洋以杜搶掠之患我兵不至混淆瞭望矣曰印
旗當給也給印旗以示懸繫之法官兵庶可辨明色
號矣曰越釣當禁也禁越釣以遏閩船之入浙則閩

人不得爲倭引導矣每年三四月出汛之期通行
嚴禁敢有繫簷于要衝應禁之地操舳于廣洋遠澳
之間不遵號旗自立名色併福建漁船擅入浙區地
面者許官兵擒拏解處以違禁論罪當不至藉寇兵
而滋禍患矣

三曰議折衝兩浙濱海延袤甚廣海外情形叵測重
地乏重兵屯聚卒遇大寇有烏合之形無中堅之勢
慮之誠是也然計各區軍民兵四十六總水陸將領
官軍兵役四萬八千九百二十員名星列雲屯貔貅
萬隊分之雖不見其多合之亦不嫌于寡兵惟貴精

海防集要 卷之三
十三
強不係衆嚴號令明賞罰勤簡閱謹哨探攻擊刺飭
于陬小敵則分大敵則合首動尾隨彼攻此應進可
戰退可守兵之不足非其患矣

四曰議戰艦福船高大全藉天風尤須人力往年閩
海被倭吊取福船不便行使置之無用况廣船又大
于福船第可連幫結寨其堪衝風破浪乎海上擊賊
莫便于鳥船鳥船爲主唬船爲輔行走如飛駕御便
捷木綿避彈松板避矢二說俱可相機應用至于鷹
船未有成式遽難改設猫竹密釘恐亦未能逼賊不
若刀鎗劍戟之鋒銳也

五曰練衛軍軍軍亦人也軍練則軍兵無別于民兵今
沿海布列軍營挑選精壯以時簡練槩用防守未嘗
乏軍若按籍清查官舍軍餘人盡入操則老軍幼丁
不能橫槩而三斗五斗盡議加糧事關各區難以擅
議至于省城前右二衛軍餘除選充老操新操二千
餘名外其餘止堪供轉漕之役別無可抽取校練者
嘉區議抽餘丁餉無所出猶待處分軍差煩苦時遇
修城造樓出力以供興作諸弁自能役使無待上人
之著爲令

六曰議要害倭有來路防倭者虞其所必至若錢塘

若象山若牛欄基壇頭台州等處越海稱要害焉據
議清明前後重兵屯于北之陳錢韭山壇頭以防南
犯之倭端陽後重兵屯于南溫之鎮下關南鹿台之
大陳以防歸島之倭嚴守要害賊安能舍此飛渡情
形已在吾目中矣至于錢塘一路船寡兵稀浙東西
俱以一江爲門戶防守疎濶誠宜蚤計近議添南關
兵船五隻業奉允行惜財省費無復敢爲發棠之請
矣

七日時兵餉地方以兵爲衛兵以食爲天兵所最急
者餉而郡邑輒緩視之給發非時則轉相稱貸十止
得七而迨其出子銀以償息也又十去其三枵腹荷
戈殮風渡海以此責軍之賈壯僅可免其脫巾之呼
耳竊計田畝徵輸先後一律閭閻供億緩急皆同出
諸帑藏不苦吏胥之要挾則遲可使速限以時日無
庸積猾之遷延則後可使前是在院道嚴督府縣齊
心徵發期會務給領于發哨之先則三軍之衆享實
惠而無嗷嗷待哺之苦矣擬合通行申飭違限愆期
提吏重究官不留心催督者叅論以懲其怠法期必
信永示章程

發汛四款

一合勢揀援地方之藉兵如身之有手足然身有痛癢原無分于左右手足之捍衛豈有彼此緩急之分哉用兵者人自爲守雖多而不足人相爲援雖寡而有餘海上各有分疆官兵各有汛地一遇有警靡不自保其門戶鄉隣有急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輔車唇齒之勢謂何患難亟于燃眉而遠近乃成釜鬲聲勢旣孤脉絡不續以之禦寇鮮不潰者向來會哨之法寧惟提攝懈弛亦以縱連遊寨故賊犯左則左隣救之賊犯右則右隣擊之無事則周行巡詰有事則奮力合攻近者先援遠者踵至敢有任賊攻劫縱賊

竄奔賊已過而云窮追不及舟未動而云風阻不前忌隣境之成功犄角之師不應聽隔區之失事纓冠之救罔聞他或攘功以彌縫或誇張以惑衆是爲懦帥法無能寬今後凡遇該區有警先查隣境有無揀援功罪竝論亦聯寡爲衆轉弱爲強之一策也

二實伍設險昌國孤懸控海石浦關切近壇頭韭山爲島夷咽喉之路防守軍卒數當倍于他區乃昌國原設四所一鎮撫旗軍三十七戶每戶旗軍一百一十三名始非不充額而後漸凋索也今所存什不過二三有如甘遊擊所開具者然減軍而未嘗減餉有

海防錄卷之五
餉而未嘗有軍查廣積倉秋米一萬八千九百九十
九石七斗有奇本折中半又昌國衛屯糧一千三十
二石五斗象山縣屯糧一百七石五斗有奇俱坐給
昌國衛官軍額餉亦云饒矣以如許之餉而無實在
之軍其間弊數似難枚舉將無有詭名占役而官旗
代領者乎老弱虛糜而縱容不發者乎逋避事故而
造單不除者乎正役投充而指勘未補者乎有之則
皆軍之蠹也而餉之漏卮未塞矣縣官歲捐儲二萬
以饒軍乃壇頭之警一聞空城遠窺此于養軍奚當
焉該衛額軍若干見役若干食餉若干精壯者若干

老羸者若干應汰者汰應募者募只論精銳無論軍
舍餘丁許其補額而又嚴官旗隱占之罰剔虛名冒
濫之弊懲衙門勒騙之奸則食餉而得餉之用膳軍
而藉軍之力矣至于該衛城池三面距水城濠闕塞
者亟令開濬勒限興工併完爲先時守禦之備印操
官督軍挑濠畚插及開河器具查動軍需量爲造給
其各軍應于本名月糧預給一二月以備開河食用
仗道使民恐亦軍之所樂從也

三派船接哨昌國石浦先年屢被寇侵地當衝險懸
海南北礮等山哨兵以援東路其西則象山縣石浦

海防集要 卷之五
巡司爲右翼焉懸海金齒八排朱門等處哨兵以援
南路其北則牛欄基巨門青門茅海竿門爲戶蔽焉
青門貼附爵谿所直衝韭山而巨門遠落大洋賊由
韭山來者必望巨門以通南路今以二哨遠隔不能
通聲息以相救援議于二哨中撥號船四隻專在鋸
門龍洞及大目山等洋往來偵探俾青巨二門哨兵
聯絡以成首尾應援之勢則遠可使近斷可爲續夾
攻合勦聲勢有攸賴焉惟是險洋遠哨四棹孤危或
稍益于四船之外而分兵船六隻以爲一鯨于各隘
勻抽撥發可乎

四多備箭矢軍中所需如火藥火器官爲給發獨弓
矢令哨隊目兵自備所備不過十餘矢耳年來海上
無事不遺一鏃兵不以爲費官亦相忘以爲矢不可
勝用也萬一大寇卒發連鯨相抗竟日相持矢石互
下白羽交流此十餘矢可挽強當勁敵乎一戰而知
其必窮矣若令軍士多辦月餼幾何寧堪損餉計慮
及斯亦師中必需之具但查司庫所積數不滿七萬
而杭城十門樓所積各有萬焉此十七萬矢未必矢
皆銛利其間亦有霉蒸繡損而不可用者省會重地
居中御外留此以待不虞據議每隊什給箭八十枝

數稍可減似當置造一萬枝給中軍官均派各總領
出防汛汛畢不用照數繳還用過者覈數報銷損壞
者坐賠其弓箭隊什仍令每人自買箭二十枝備用
用盡然後取給于公不得預冒濫費濡有衣袴其亦
汛防之一藉乎

屯局軍兵督捕三款

一清屯務以給軍餉衛所軍餉仰給屯糈屯糧不完
軍必受餒屯之弊自官軍扣支抵兌始而屯官屯甲
又魚靡鼠耗其間或侵收而不報或拖負而不償或
以未完而作荒或以已完而作欠豪軍匿貲以果腹

奸弁徵息以肥家無論歲凶卽豐年輒虧其一歲逋
千計積累帶徵盡歸烏有據議行令屯官每年置簿
送水利道印鈐明開本折色銀若干完過銀米如數
登填仍給票爲本甲完糧執照遇比送道查驗積銀
至千或數百類報兵巡道驗給役過軍糧立限徵解
唱名給散不許各軍私自兌扣則軍沾實惠而那移
營運及逋負侵欺者得按法以清積蠹矣

二禁舊器以革局弊除戎器戒不虞以虞敵也兵甲
不堅器械不銳我失其所恃矣地方歲費帑金造器
乃先給舊物粉飾以充新造夫鐵器入火猶堪鍛鍊

有如藤牌狼筓粧色抹油點綴塞白陳朽之物何能
臨陣却敵糜耗錢糧用途耳目實事虛做年來欺公
弊局片言攻破此不可不力爲整飭也今後遇造軍
械盡將舊器估價貯庫候新器製完交驗方給舊器
變價庶不至陳陳相積而戎具可無苦窳矣

三重彈壓以弭水賊兩關兵船原隸左右遊擊監督
又有捕巡二廳稽查責成水兵把總畫疆哨守規度
亦嚴惟是官兵懈玩往多踈虞失事邇則稍稍戢焉
然聞兵船停泊近岍俱有火房慵惰之卒偷安火房
夜不宿舟宿舟者又多艤棹泊岍不行巡緝盜賊竊

劫官兵熟睡付之罔聞甚有指兵以爲賊者然則養
兵何裨乎兵船踈縱全由把總把總勤慎目兵敢不
警嚴把總督捕盜捕盜督各兵曠野之區風雨之夜
往來會哨篙師絡繹聲勢相援則萑苻自息而江上
之風波不作矣兩關添船改船業已著爲成式無復
議增禁宿火房責成官捕勤緝合再申嚴以惕其惰
違者官捕問革船兵細打治罪

營規四款

一拔立選鋒軍有強弱兵無強弱弱則當汰豈容糜
餉先是亦有選鋒之名該前道議得軍營選鋒無裨

實用民兵原係選充又何更選此項名色相應裁革
復該布政司清軍道議稱選鋒一節委屬虛名蓋兵
未有不選而收亦未有充兵而不使之衝鋒者若兵
分彼此臨事恐生推諉革去選鋒爲便詳奉軍門允
示裁革刊載海防續編向在遵守今欲抽選免其雜
差每隊一什以八兵爲伍通計十營該一千二百免
差之兵恐雜差繁苦目兵不堪供役也後此必開選
鋒增餉之端惟是募兵之日嚴加精選俾人人可作
先鋒則十營甲冑爲無前之銳卒矣

二盡減頂首東西各營哨隊什長私立頂首法當盡
革但此輩俱金華外府之人凡被革者所遺盔甲戎
衣弓矢器械無所取用及卓椅床帳鍋竈什物俱難
運回勢必付與新補之人得其價值以資歸途等費
總在頂首數內隊什亦然向奉軍門憲禁款門哨隊
什兵皆以材力選拔豈得私立頂首名色查三十三
年將官呈革頂首之文具在而近反加增既有頂首
等費卽勇如賁獲安得赤手進身但沿襲有年遽難
驟革姑立爲遞減之法今後各員役更換每次量減
五分之一漸漸遞減至盡隊什以下倣此違者許新
補員役赴將官處面稟查究向遵在卷夫遞減之法

原係多方諮訪酌議頒行法期必信庶免朝令夕更
此後如有剝兵壞法究贓問革者方盡捐頂首至于
管兵哨隊與部兵那借立簿做會則當嚴行禁戢以
杜科求

三設法校藝立法訓練懸賞鼓舞此詰戎第一義原
奉軍門憲牌仰道會同兩營將官嚴飭各營總哨等
官督令每教師一名或弓箭鎗筩鈎鏢藤牌鳥銃等
器先教習兵士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令教師同
藝精兵五名教習兵二十五名十日後武藝果精卽
令前項藝精兵三十名教習兵一百五十名十日後

武藝果精卽令此一百八十名可教習九百名十日
後武藝果精俱赴試驗只四十日而槩營之兵武藝
未有不精者再照訓練兵士係將領總哨各官職分
之當然亦各兵幹已之技藝俱宜遵照着實舉行若
果營伍整肅兵士精銳武藝慣熟本院閱操時卽以
此定各官之優劣儻或訓練無法兵士不精咎將誰
諉遇警臨敵干係匪細勉之勉之奉經備行左右遊
擊轉督東西二營中軍總哨等官嚴率教師照序教
習各兵武藝又該兩營遊擊於該操之期親加較驗
目兵弓箭武藝務期精熟足堪備禦外今議懸銀牌

以較銃箭立板片以試鎗筦目兵踴躍爭先人人技
痒此亦激勵三軍一大機括也但銀牌犒賞爲數近
奢後將不繼立法貴儉乃爲可常夫目兵之習技也
其分也我惟量賞以作之趨而已合議牌堵俱掛一
銅錢較藝八十步而中者賞銀一錢六分五十步而
中者賞銀一錢以此易八錢五錢之牌十去其八以
存其二得時時而受上賞於兵亦足矣

四申明雜屬營兵犯罪安能禁各衙門勾攝事如人
命盜賊何有營兵今所議其犯事之小者耳而小事
輒被刁棍牽連生害監禁多時坐害月餉則各兵之

苦也案查原奉軍門憲款開禁汰革目兵不許附營
潛住或以夙事或以舊帳逞刁告詐又有開店安歇
不良流棍以致爲盜爲奸深爲營壘今後驅逐革兵
回籍不許潛住啓釁及開店匿奸違者拏究等因向
遵在卷據議大事一面拘提一面知會小事移文取
討一經解送即便查審似與軍門禁刁恤兵之款相
同至于委查巡夜不到止許稟道查責或該營府佐
縣正官責治首領佐貳官員不得一槩加朴庶統紀
不亂而兵不苦于煩苛矣

已上俱都御史高
杭嚴道參政王在晉議

船器墩臺總哨四款

海防集要 卷之五
一造船非式廣東海上在在克敵皆以鳥船爲疾捷
追奔逐北皆此船也浙江則以之守港以沙唬船爲
探敵衝擊之用沙船止宜淺沙南直隸沙淺故沙船
爲利便唬船可以探望遇小敵則戰遇大敵則逸二
船都無遮欄自守且不保何以禦大敵浙之鳥船福
船規模雖似福建而製造實失其真况駕使無法何
裨實用今後福鳥二船如遇拆造先期聽令該捕往
閩中雇募匠作及兵數名到關卽令食糧爲匠頭專
管督責務照彼處式樣打造用之窮洋大舉衝犁斷
可取勝其沙船上等者已絕無中等者不可少上等

全楠爲底身中等底楠而上杉木下等皆杉木矣
不知沙船底平而膠薄吃水甚淺沙塗常閣若底非
楠木與堅木至淺塗則閣壞矣且不能承浪近日卑
職收汛逆風幾至覆沒可鑒也中等決不可少下等
決不堪用見蒙本道有行去中等悉用下等卑職以
爲去上等存中等其下等者驗明按期改造若蒼鐵
漁唬此地有匠皆於道地雇募其匠作平時加優處
之造作之時照匠給發候船成令木匠頭出結必保
保實用如此船無不如式而遇夷船可以衝犁矣
一軍器火器者海上勝夷第一喫緊要務今軍器火

海防集要 卷之五 二四
器等具皆由積棍包成其他且不必言如鳥銃不特
煉鐵不精熟而火門十有三四皆不如法大銃藥炭
多藥少非參之鳥藥不可放其火箭已蒙本道面試
見之能及遠正去者十不二三餘皆垂地墮地况軍
器刀鎗不堪戰陣者又不可枚舉是皆虛具以 國
家有限之錢糧歸積棍駝騙之囊橐且令兵士徒手
以搏敵可乎卽今如定海關應造軍器火器火藥等
物悉令定海地方開爐製造委官監其料價將領覈
其精麗工完之日呈解本道面試如果堪用則已不
堪用責令匠作賠造仍究罪示警不特此也就近製

造銃器少壞不至甚者可就爐修製火箭火器不堪
者亦可就近改修旣省繁費易於責成又便修造

一沿海衛所設有墩臺有定制矣而不知外海各總
哨泊船之地瞭望尤爲緊關非有定制不惟瞭望者
無所棲泊晴明日期尚可竚立至于風雨暴日人無
依處何能使之立於風雨烈日之中哉如倭船往來
極難測識而且四五月間商漁之船紛紛雜亂於其
間大海汪洋而南哨如白馬礁蝦崎海關石棚烏沙
箭港等門北哨如梁橫長塗筍門馬墓一帶無處不
可入無地不可登所恃者瞭望之真而兵船可以追

海防集要 卷之五 二十五
剿無失爲今之計須令各總哨於泊船之山皆令以石砌屋一間不許如見在之虛文石壘者四圍以石密砌空處以石灰和土塗之春秋二防各總哨到哨之日卽令各捕兵於本山刪取茅草以竹編苫爲遮蓋於石牆之上務使風雨不侵每瞭望用二人輪流外脫有警卽樹旗緊急搖旗在港船卽起碇揚帆俟瞭兵到船報夷船方向卽出兵船向夷船處所追逐多則以小船報隣哨合剿之軍中耳目自明而倭船無所隱匿狡夷不得乘我之不備矣

一議慎簡水營總哨卑職所轄沿海地方海洋迂延數百餘里內則控扼定海貢道外則防護舟山衝洋所恃以僂力同心而禦侮於溟渤之中者惟總哨捕耆爲之羽翼顧總哨之才甚不易得而捕舵之熟海慣戰者尤難也必須慣歷風濤素諳夷險而善於鼓舞拊循者然後足以當此較與陸營總哨隊什不侔乃今委用各官多不問其人之可否地之宜與不宜率循資格而銓補之俱係聽用職官武生竝得提兵海上幸而太平無事猶可支持一有警息便束手無策逡巡退縮不戰而自敗矣則將安用此人哉總哨捕盜雖卑其關係百十人性命一船之安危則簡選

不可不慎合無將所部見在各官請乞再加考核堪者留之不堪者易之內地務使人地相宜庶幾筭效有賴而事功可濟矣

遊擊梁文備倭紀略

團練軍民兵哨守議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檣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

數倍徙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闡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途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

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耜穡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續六

獻通考

防險三說

嘗考浙江之源始於黟之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鱉子門而入海焉故鱉子門者乃

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鱉子門可寧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脉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而險要之防有三說焉曰海洋曰江湖曰礦山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青南等地貽害浙之昌化富陽寇犯乍浦石墩漁浦各區流突直抵留都重地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夜劫

海防集要 卷之三
客船湖漾鹽徒肆行出沒此江湖之患也礦寇之擾
路出多岐若休寧之馬金歙縣之街口婺源之大庸
常山之草坪江山之清河龍游之灰坪蘭谿之太平
街淳安之白馬村開化之華埠直進雲霧諸山嚴州
之白沙直入壽昌諸處是皆賊所必由之路此礦山
之患也今欲求錢塘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
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第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
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
勝負難必許山畧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
北風利吾開舟擊之亦爲竝駕矣次者金山衛城西

灣沙塗頗軟可暫停舟但遇東南之風亦未易出惟
海鹽之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若由大
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
乎逼於內地非罕見預待之所總而論之賊由北洋
經蛇山茶山其患必犯吳淞然吳淞之口北向舟難
逆出必藉崇明等沙兵船以禦之賊由東洋經陳錢
馬蹟犯寧定者必藉衢山馬墓兵船以禦之賊由南
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藉舟山烈港兵
船以禦之若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
兵船以禦之是防海之總要也江湖之患須戒備沿

江漁船之剽掠嚴緝湖港鹽船之糾集豪傑矢志者
收之市井無賴者制之羣聚夜出者詰之是防江湖
之總要也乃若塞徽嚴諸州之要途修曠地守衛之
兵制渠賊已露者戮之脅從可原者遣之是防曠寇
之總要也如此則江洋互攝山海交防守浙東者卽
所以應援浙西守浙西者卽所以犄角蘇松守蘇松
者卽所以鞏固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
外之長策殆無踰於此矣

靖海島以絕釁端議

海中山嶽錯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於盤據如寧

波之金塘大榭台州之玉環高不溫州之南麂東洛
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元末逋逃之徒蕃聚其中
卒致方國珍乘之以據浙東洪武間湯信國經略其
地遷徙其民一洗而空之勒石厲禁迄二百餘年莽
無伏戎島無遺寇則靖海之效也嘉靖三十二年間
倭夷內訌多係海中潛住奸猾結連勾引以致禍延
內地可爲殷鑒邇來覬山藪之利者每每倡爲闢草
萊之說脫一得售不幾於圖小利而貽大害乎合無
申明禁約今後敢有奸民豪戶擅將前項海墻閑地
私自開墾占住圖利者事發從重究追各該有司不

海防彙編卷之五
得縱容釀亂庶亡命奸徒無敢盤據巖谷而海島既靖釁端自弭矣

禁戢漁民搭廠繫筭議

定臨昌中正等哨把總呈稱定海總南洋如普陀白沙港箭港馬蟻汙泥白馬礁鴨嶼北洋如八斗畧梁橫蒲門茜草田長塗牧羊頭臨觀總派守信洋如西墾上落河頭巡哨信洋如野猪礁等處正兵哨所有沈家門中正遊哨則有小衢山田畧鷹窠蒲畧鼠狼湖蠲鉗昌國各哨信地附近則竿門百畝田旦門千欄基懸海則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俱有漁民假借

要在此搭廠繫筭日煙夜火深爲邊釁合無移請嚴禁將背洋僻畧廠房姑存免拆如有衝對外洋漁廠往來船隻可見者盡行拆毀徒入內地庶邊患可彌民不失利各等因據該覆查得寧區海上島畧遠近俱屬哨防漁民業海爲生內外皆可覓利又何必遠出窮洋招禍惹釁皆緣愚民惟利是趨不惜身命且附托聲勢罔知法紀預於官兵未出之先徑抵前項處所搭廠繫筭恬不爲慮設遇被擄棄倭船而易漁舟挾吾民爲之嚮導揚帆直入俾官兵莫能辯認甚有一等奸民領富豪資本希圖欺賴詐稱外洋遇

倭誠有如憲檄所云然者俱積習有年視爲固有而信守各官又以兵民隔屬無可禁阻若非道鎮軫念海防行查禁戢則將來隱憂似難盡杜今據各總查報前項繫莆處所論法盡應驅逐因慮民利不可遽除海釁又當禁絕姑就各島較量衝僻將定海總屬白馬礁白沙港箭港中正遊哨小衢山田畧鷹窠蒲畧鼠狼湖蠟鉗臨觀總屬野猪礁昌國總屬韭山壇頭金齒門等處皆孤懸大海屢屢爲倭船必經必泊之處更與諸畧不同有搭蓋廠房并繫箭船隻相應盡數拆毀驅入稍內生理永禁不許復出外洋惹釁

蕙孳解究治其餘附近各山箭廠除背洋僻畧觀望不及者准容存留有對衝海面船隻經臨烟火相望者姑免遣逐令其徒入畧內照舊復業如此則外洋旣無漁民可絕擄掠之患近海復令生理不失魚利之資防海民生兩得之矣

防禦機宜五議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桓奏方今西賊叛逆北虜跳梁當事者以討賊備虜兩難措手厯宵旰憂時事亦孔棘矣所幸者春汛畢期東南庶無警耳乃遼東忽報倭船四百隻直犯朝鮮勢甚猖獗臣見之不勝驚

海防纂要 卷之五
駭不勝憂慮夫關白智能篡奪力能兼并狡焉啓疆
志不在小豈徒欲勝一朝鮮已哉情形叵測 畿輔
要地深屬可虞倭釁將不在東南而在西北矣臣代
攝兵垣而又生長東越彼倭之患與防倭之策耳目
習之敢苟默不爲 皇上一籌乎今之談兵者謂倭
奴易與耳 世宗時曾殲之隻艦不歸封爲京觀此
疥癬之疾無足深慮臣則謂不然當嘉靖入犯者非
真日本乃島外夷也汪直徐海等誘引剽掠志在子
女財帛耳故一招撫汪直等卽窮促投降然尤費天
下全力數年而後平定若關白殺其主而奪之兼併

六十六州其智謀威力遠非汪直等倫而左右羽翼
又多閩浙人有技能者治艦繕兵實欲舉勝力與中
國抗烏可視爲易與而忽之朝鮮距日本極遠溟渤
渺茫忽揚帆鼓棹直趨其境遼東密邇朝鮮鴨綠江
水道往來頗便儻聲東擊西倏轉而犯遼左將若之
何遼左自劉江之捷倭警絕跡人知備虜不知備倭
然兵力強而材官備山海關險阻尤有可恃天津通
海口抵 京師僅僅三舍彼中有善識海道者誘之
徑從海口直抵天津則逼近京邸而武備又卑弱不
知將何以禦之此臣之大恐也然禦倭之策無過截

之於外洋撲之於初至蓋倭善跳躍利陸戰不利水戰吾從其所不利者擊之則易爲力而所爲截之撲之者計莫神於火攻或用火箭焚其舟或用火砲殲其衆此出奇制勝第一事惟南兵用之爲最精北兵止長步騎而水戰火攻尤其所短者臣請 勅薊遼督撫諸臣急募南兵南兵惟浙人驍勇倭奴所素憚聞張家灣河西務等處浙人延頸待募者甚多一募之可得數萬人擇其壯勇者收之行伍令兵部選善將者提督而訓練之膚功可立奏不爾則見有薊鎮三屯營南兵可調遼左急則令赴遼左天津急則令

赴天津卽遣遊擊吳維忠將之昨見撫臣沈思孝疏請調發以禦逆虜臣謂寧夏道里甚遙徵發不便畿輔要地尤爲喫緊此調募南兵以破倭機宜所當議者一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必得戚繼光劉顯者爲將倭不足平矣今世豈乏其人哉顧所以求之任之鼓舞之何如耳沿海地方將領雖星羅布列然多紈袴債帥卽知能者往往視官爲傳舍朝夕營營爲薦引陞遷計孰肯究心兵法與地利也此無他久任之法不行而考課之典獨遺耳臣請 勅沿海督撫會同按臣將屬內武職自總兵而下一一品隲而甄別

之某也智某也材某也勇如臣所知福建總兵朱先
曾擒剿於海上浙江總兵侯繼高曾克捷於花腦浪
港此二臣者倭情熟諳宜夕任以責成功其叅遊等
官果能材稱職者照有司例必五年外始爲陞遷有
功者加秩加銜不得仍前驟轉而又行考課之法鼓
舞而激勸之合無行令督撫照依各邊事例每週年
終將見任防守春冬二汛大小將官稽覈勤惰功罪
分別 上請庶人心知懲勸而勇氣自倍將見海徼
壯於金城尚有倭患之弗靖哉此文任武職以防倭
機宜所當議者二士卒雖微藉出死力決勝負於呼

吸頃至重也必平日孚以恩信始有事効其死緩故
古善將兵者與士卒同甘苦欲得同仇力以資緩急
用乃今蓄兵者異是將領惟事剝削有司但圖剋滅
月糧未散卽扣常例於官甫及分領又歛公用於將
計士卒所得實餉幾何甚有稽遲卒年或一季不給
者致令脫巾譟呼大乖 國體卽不諱亦多疾視平
居旣已離心臨敵安有鬪志是必不勝之數也臣請
勅沿海督撫嚴加約束有司毋扣常例稽糧餉將領
毋假公用剝軍需違者必叅治而於養士之中又默
寓倡率之術行伍中有投石超距藝勇絕倫者識拔

之優賞之以作其氣鼓其勇此輩亦有人心者必能奮勇先登以圖報効此作養士卒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三臣按籌海圖編倭自五島開船必由陳錢下八山經過取水候風始分投登犯是陳錢乃倭奴之咽喉浙直之門戶也最爲要害若令浙直合兵固守遇警併力堵截何患其侵入內地向因倭亂畫地分哨而總叅等官又憚風波之險不躬親督率致倭奴出沒罔聞殊屬踈虞近據蘇松兵備江鐸揭稱遊兵把總張瀾率大小戰船會合兩浙官兵直哨至陳錢羊山等島海波寧息此同心戮力之義勇功效明甚

臣請 勅浙直巡撫以後遇春冬汛期務令總叅等官躬率官兵往來督哨各會合於陳錢防守一遇倭警卽便併力相機截殺毋容內入悞事者以失機論庶聲勢聯絡門戶固密如銅山寨烽火門入閩廣要路倭亦不敢內窺此控扼要害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四臣聞行師之要在賞信罰必昔見禦倭者恐戰有損傷用各色把總領兵應敵敗死則匿不以聞倖勝則攘爲己績士卒真獲首級者不賞家丁坐食餼廩者冒敘致于退縮槩從姑息未聞有立斬以徇者如此賞不信罰不必何以使前喜而後懼也臣請

海防集要 卷五 三十一
勅督撫諸臣一洗舊習以後用兵務令參遊等官親自督戰毋令名色代替其名色中真堪驅策者宜預請實授未戰之先明與將士約如何爲功功必賞如何爲罪罪必罰如能邀截爲功否則罪賞不以讎掩罰不以親宥其士卒斬獲一人者卽照例賞銀若干一有退縮卽斬以徇於師則賞罰嚴明將士皆爭先用命有必戰戰必勝也何倭亂之足慮此嚴明賞罰以禦倭機宜所當議者五臣爲此五議卑卑無奇畫而實於防倭有裨儻蒙 採納必能繫關白之頸而致闕下若夫繕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利兵器備芻糧

則防禦所必資而當事諸臣類能言之無俟臣贅至於臨機應變因敵設奇則又身親行陣者之責非臣之愚所能逆料也伏望 皇上睿斷將臣所議五事互下該部酌議施行於防未必無小補而非其本也惟時 御朝講以肅臣民之仰 召問大臣以圖安攘之計蚤建 國本以係中外之望則精神流貫而內治旣修德威遠播而外夷自服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寧獨么麼島夷喙息之不暇卽西鎮之變北連之虜亦將讐服削服而天下之治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不勝惓惓屬望焉

已上俱海防類考

宣諭琉球議

日本有銅無鐵且扶桑之疆盛德在木稱兵柝木悖德不祥法應自斃若關白可鑒也矧三十六島六十
七州五百一十八郡之醜類非盡皆敢行稱亂也關
東諸州猶然自守倭佛戒殺官皆用僧獨關西九州
恃劫爲活薩摩其最也今山城君久稱寄生而平秀
奈亦復弱植家康壻奈而懷異圖家久托孤而賦同
仇是東西尚相持于內而鋒刃豈暇及于外且其意
願惟貪漢財物卽嘉靖中浙直被兵皆內地奸民勾
引之而羣不逞無賴借寇幸亂耳不得盡罪倭也罪

在戮辱琉球耳今琉球旣不能自強而俛首于倭然
育之二百餘年而棄之一旦可乎班定遠固曰此輩
本非孝子順孫要在羈縻之使勿絕矧今猶知內向
修貢則當乘其來而折其陰謀使倭之方物不得以
嘗試我且防其去而勵其奮志使中山之君臣猶知
所歸向我盡諭之曰聞爾國中于倭心甚惻然弟
皇祖有訓海夷與中國皆隔山阻海但令僻處一隅
自保有不自量擾邊者但宜捕逐亦不得輕肆伐故
今卽多兵不得輕發渡海但爾國受天朝函蓋之
日久卽所賜三十六姓列文班者豈遂無忠勇智謀

海防纂要 卷五
士而輕以其國擲抑或漳泉亡命有爲之向導者乎
有則改心易慮爾其側身戮力峭志自強如依期以
土宜方物來仍許通貢互市以資生聚若陽示歸順
陰寔通倭決不爾徇則旣不拂其來貢之禮而又
墮其挾詐之謀琉球卽弱小或因敗爲功轉弱爲強
未可知也 萬曆壬子福建武試策

海防纂要卷之五

